

火孩兒

下

(台灣)

卧龙生

著



火 孩 儿

下 册

(台湾)卧龙生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陕字第 94007 号

责任编辑:曾宣传

封面设计题字:罗帆

HUO HAI ER

火孩儿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二七工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125 印张 4 插图 350 千字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

ISBN 7-224-03487-8/I·805

定价:11.80 元

六

那蓦然闯进来的女子，真是不可理喻，她竟然“落井下石”，又将看来花容惨变，遍体鳞伤的拉娜狠狠的修理一顿，然后，一声冷笑，自行离去。

躺在地下昏厥的郝奇却一跃而起，敢情他并没有真的昏倒，无非装个样子，好叫怜儿不致再有什么非常手段，收拾拉娜。

其实，怜儿早看出他装蒜了。

一把拉住郝奇，怜儿道：“要干什么？”

“那个不讲理女人，随便打人，哥哥要把她抓住。”

“人都走远了，再说，可知那女子是谁？”

“躺在地上，没看清楚。”

“她就是昔年专门伺候拉娜的贴身女婢——铃铛。”

“会是她？”

郝奇是对铃铛有深刻印象的，早年在“藏王宫”曾亲眼看到拉娜折磨铃铛，勿怪铃铛要以牙还牙哩！

怜儿道：“亏你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，为什么不看下拉娜脸上被打过的痕迹呢？”

一凝视被打过露肉处，非但毫无刀疤，连挨打地方也不过稍稍红肿而已。

再用块布一涂抹，郝奇大悟，原来是红黑黄混合的颜料呀？

怜儿正容道：“说良心话，认为小妹这样对付她，是不是有些过分？”

郝奇道：“当然有你非得如此报复理由。”

“想了解吗？”

“诚所愿也。”

“这可关系着方才欲说而未说的一年来惨痛，却也离奇的遭

遇。”

“还有你一身武功，精于医术，以及老荒唐？歪医女华陀……。”

“别多问了！一兜脑都会告诉你。”

未语先落泪，怜儿乃将所经所历之事，分段扼要说明如下：

一、皮厚押起郝奇后，狼子野心，百般设法企图染指怜儿……。

二、幸经高人指点——事后方知是一代异人老荒唐——当时幸蒙小六子骑雪狮子救出马戏团，嗣在赶往西藏拉萨途中，通灵的雪狮子，别有用意，不辞而别……。

三、旋路上遇见拉娜……。

“不要哭了。”郝奇关心的：“后来呢？”

怜儿擦了擦眼泪接下道：“长话短说，拉娜将我辗转推入‘凤仪宫’地下室，除了饱受鞭鞑之苦，脸上也被利刃割成双十字，不料……。”

“怎样呢？”

“热心的铃铛姐却不顾本身安危，救小妹逃出地牢，哪里料到，拉娜正带着一批人等着哩！在心存必死当儿，小六子赶来相救。”

“小六子有此能耐吗？”

“因为小六子见我拉娜抓去时，曾受到藏兵一顿暴打，结果却被老荒唐救走，反而因祸得福，老荒唐带他至‘无名山’、‘无名谷’传授武功。”

“算来时间不可能太久，短时间习武，果真能抵挡住拉娜的弯月双刀吗？”

“三招、五招尚可应付。”

“三招、五招用完了呢？”

“溜之大吉，赶往无名谷了。”

“妹妹同铃铛姑娘呢？”

“早被隐藏背后的老荒唐救走了。”

“假使不出所料，妹妹同铃铛也到了无名谷，于是乎老荒唐前辈授你二人绝艺，所以妹妹才武功大进，刮目相待。”

“不错，惟小妹得天独厚，除认老荒唐为干爷外，并得女华陀奶奶特别疼爱，授以医学，兼带武功。”

“这叫作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’也。”

“别也乎，也乎的，说：我怜儿遭受拉娜的百般折磨，该不该作个小小的惩罚呢？”

“应该！应该。”

“如果小妹说的话，不大相信，何妨问问拉娜？”

“拉娜不是点了穴道吗？”

“并没有点她‘哑穴’，当然可以说话，而且老顽童干爷教的点穴法，是种‘间时手法’，相信，拉娜早已行动自如了。”

郝奇自是相信，怜儿所言非虚，拉娜却开口了：“郝奇！怜儿是实话实说，要知本公主敢作敢当，并未存心否认。”

郝奇感慨的道：“过去的事不要再谈了，但望你知过能改，好自为之。”

“这些都是题外话，可知本公主到处找你为了什么吗？”

“不太清楚。”

“你中了天山书生的‘蜈蚣气’，准死无疑，心里是否有数？”

“俺郝奇已经不大碍事了。”

郝奇不便说明毒伤已经怜儿治愈。

拉娜冷笑声又道：“那是仗着你内功深厚，多拖些时日罢了，还不赶快地为你饱受污辱得来的‘神仙露’吞掉。”

虽然赤裸，拉娜胸前的超大型金鸡心并未被取走。

她果然能动转了，她很快的打开金鸡心，取出个小小磁瓶说道：“瓶中就是‘神仙露’解药！唉！为了你这小冤家，不顾任何牺牲，还不接过去从速吞服，难道非等到身受万箭穿心之苦不成？”

郝奇没有反应，怜儿却伸手抢过去。

怜儿道：“这哪里是解药，分明是吃了必死人的毒药。”

拉娜道：“虽然本公主是阶下囚，你也不可血口喷人。”

“其实本小妇人并不知情，只是按常情判断，以淫魔天山书生的阴险毒辣，怎可能真把解药交给你，救他的心腹大患？”

拉娜心头一震，但她仍然问道：“你怎么自称小妇人呢？”

怜儿笑道：“方才已和郝奇成婚，你说算不算小妇人？”

拉娜望了郝奇一眼，郝奇当然非得点头不可。

拉娜妒恨交加，气得肺几吐血，她目眦欲裂，冷嘿声道：“我与你势成水火，先说解药怎可能变成毒药？”

“徒说无益，不妨当面一试。”

“怎么试法？”

“倒在舱板上一试便知。”

“要是倒光了，郝奇的小命也就完了。”

语气已经不太壮了。

怜儿未再理她，仅将所谓的“神仙露”倒出数滴，舱板却烧成一个大洞，这要是郝奇吃掉，怕不早已五脏俱焚，穿肠破肚，何况又不是整瓶呢？

拉娜无话好说了，奇儿却说道：“谢谢你的苦心，总之，郝某信的过你。”

怜儿道：“不但奇哥信的过她，就是小妹同样坚信不疑，只是……。”

“别只是了。”拉娜瞪着一双要吃人愤怒眼光，道：“若是我是你，最好现在杀了我，免得后悔。”

“可惜我不是你，可以走了。”

一拍手，铃铛抱着拉娜衣服和两把月牙弯刀，走了进来，敢情铃铛早已来采菱船，就是扒光拉娜衣服，也是她为怜儿出气，使出的花样，动手代劳。

东西往地下一丢，铃铛道：“拉娜！带走你的肮脏物，一样不多，

一样不少。”

拉娜从舱板收拾起，却没有马上着衣服，却丢下一句狠话道：
“怜儿贱婢！不杀我，本公主教你终生后悔。”

说罢，光着屁股，拿着衣服和两把月牙刀从窗口一跃登上岸。

铃铛却跟了下去，在她是番好意，真耽心拉娜羞愤之下，跳河自杀……

× × ×

郝奇道：“怜儿妹妹，不是哥哥说你，怎可把个女孩子脱得精光呢？”

“心疼了是吗？”怜儿绷起面孔道：“难道拉娜害我还不够？”

“你应该是个宽宏大量的人。”

“最好是以德报怨，才满意了？”

“这……唉！”

“别叹气嘛！”怜儿笑道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！脱衣服的是铃铛姐，她也是报复，铃铛曾受过拉娜的熨斗烧烫刑，小妹怎好阻止呢？”

“可是你不该……。”

“不该什么？”

“还是谈正经事吧？”

郝奇本来想说，怜儿不该故意强调昨晚成婚，这对拉娜对自己痴狂的“恋情”，岂不比杀她还难过？

怜儿何尝不是一种较报复更要报复的报复呢？

再好的女人，如果不知吃醋捻醋，那就不算女人了。

是以郝奇到口的话，并未说出，索性就此念头，谈到了正题。

“真格的！”他说道：“不能使妹妹有实无名，我俩确应该早些成婚。”

“夜间不是说过吗？”怜儿道：“自有长辈们前来主持。”

“没有一定时间，那要等到何时？”

“快了！而且与破‘君山’的‘岳阳堂’有关。”

“那岂不是早就心有成竹了？”

“不能告诉你！呀！怎么铃铛姐现在还没有回来呢？”

郝奇也是大惑不解，铃铛临走时曾暗示要送下拉娜，过了将近半个时辰，不是很奇怪吗？

“铃铛武功怎么样？”郝奇问。

“还算可以……”怜儿答。

还算可以不是肯定词，郝奇未再发话，人已飞出窗外，登上岸，追了下去……。

× × ×

直待拉娜穿好衣服，月牙刀放入刀鞘，相随不到丈许的铃铛这才现身相见。

拉娜道：“你跟来，早就知道了。”

铃铛道：“并没有存心瞒着你呀？”

“跟来有何目的？”

“耽心你跳河自杀！”

拉娜冷笑道：“世界上人都死光，本公主也不会自杀，不过你来的正好。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第一是带个口信给臭女人怜儿，告诉她郝奇这个人，早晚是我的，叫她尝尝守活寡是何等滋味？”

“本姑娘看你是白日做梦，不过口信答应你带到，有第一必定有第二了？”

“不错，第二是你扒光我衣服，本公主照样也要令你寸缕不剩，另外还要来真的？”

“怎样叫真的？”

“你用颜料，本公主可得用月牙刀，保证昔年女婢——铃铛你身上多些不能再多的血槽。”

说这话时，拉娜神色俱厉，宛似凶神恶煞。

铃铛也是初生的犊儿——凶似虎，自随老荒唐习艺以来，还未真打过一场，但她却忘了资质太差，天赋缺如，碰上高手，只能守而待援的特别告诫，她反而要抢攻第一上，争取机先。

别瞧拉娜战怜儿不是对手，但对付起铃铛却游刃有余了。

一个使双刀，一个用软兵器练子鞭，可是几招过后，铃铛知道绝非敌手了，她还算机警，这时改攻为守，表面上似乎占了优势，铃铛一时兴起，进步欺身，用了招“玉带缠腰”，居然把拉娜缠住。

她怎知拉娜故露破绽，用的是诱招呢？她更疏忽拉娜下身被缠住，上身仍能动呀！

说时迟，拉娜用刀背砍中了铃铛！“肩井穴”，铃铛身子一麻，再也不能动弹了。

如非拉娜想报剥衣之恨，则弃刀背改用刀刃，铃铛哪有命在？

拉娜狞笑道：“贱妇！可知道本公主怎样收拾你吗？”

铃铛虽能讲话，却不愿意讲话，反正讲不讲话，下场都是一样。

拉娜阴森森的又道：“如果认为仅扒光衣服，再捅上几刀，那就大错特错，相信不相信，本公主有本事把你处女身子，变成媳妇身子，嘿嘿，你就一生大发了。”

听得铃铛毛骨悚然，也使恰也赶到的郝奇大吃一惊。

拉娜性情反常，敢说敢为作风，郝奇是知道的，但虽然弄不清楚拉娜会说此不人道话，但也无法忍耐，哪里知道拉娜的用心，只是将怜儿带返君山赏给爪牙们轮奸罢了，果真，铃铛如不死，无颜再见小六子；敢情，她虽然大小六子几岁，却在山中习艺期间，朝夕相处，早已种下爱苗，只待开花结果了。

郝奇虽已现身，却未出声，仅是嗯了一声，他是想观察下拉娜

还有没有点人性。

当然他也有本事抢救铃铛了。

拉娜自也看到郝奇，她俨然系是变了个人，道：“铃铛呀！大人不记小人怪，记住把话带到，可以走了。”

人情作到底，解开铃铛穴道，铃铛如虎口脱生，赶返采菱船了。

“郝奇！”拉娜道：“既然来了，为什么要走？”

郝奇感慨的：“愿你好自为之。”

“除非不想知道令堂大人——郝香琴王后最近的非常消息……。”

话未说完，人却走了。

郝奇顾虑母亲安危，只得追了下去，此刻天已破晓，太阳如抛球，从湖面上冉冉升起，湖光山色，好一派清晨新气象，拉娜脚步突然放慢了，旋而，并肩走在一处，但两人都未说话，使偌大的洞庭湖也显得额外沉寂。

行行复行行，郝奇沉不住气了，道：“你到底说不说话？”

“说什么呀？”

“我娘现在可好？”

“当然好，起码在目前。”

“意思说日后有危险？”

“到了。”

原来是到了“岳阳”城最大的“八仙楼”。

拉娜领先登楼，郝奇思母心切，只好跟着走了。

要了个凭窗面湖单间，小二送上茶水，拉娜却东扯西扯的净说废话，好容易等到拉娜说话终止，她又站起道：“小哥哥，小妹方便一下，再告诉你王后真实情况……。”

未待郝奇开腔，拉娜走出单间。

女人家方便，大男人的怎好意思阻止呢？

可是拉娜一去就失去踪迹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更不来，直等到

太阳将近当头，拉娜方姗姗来迟。

“小哥哥！八成肚子饿了吧？”

“不饿！往后不要再叫小哥哥，已经大了。”

“小哥哥是人家昵称，其实，我俩一样大。”

“既然有此说法，相信也该知道你呱呱落地时，彼此交换的那段往事了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尽管你我遭遇各有不同，毕竟还是有特别渊源的。”

“这件事不谈也罢。”

“不谈正好，免得勾引起小哥哥许多伤心事，不过王妃并不清楚小妹是哈里国师之女。”

郝奇不想跟她多谈，其实他早就判断出母亲知道哈里利用黑风术，换走自己的经过了。

“拉娜……。”

“谈问题别忙，不能不把五脏庙先打发好吧？”

敢情酒菜已经上来。

郝奇忍不住道：“两个人叫这么多菜……。”

拉娜笑道：“反正不让你请客，来！先敬上一杯。”

说着，她已经干了三杯，郝奇知拉娜满肚子委屈，忙将酒壶抢了过来，道：“空肚子喝酒伤身体，快吃饭吧！”

“你……你不喝？”

“从来不喜杯中物。”

“你不喝，我也不喝，敬个珍珠丸子该赏面子了？”

郝奇就著她筷子，一口吞了下去。

于是把饭吃完，桌上菜，连十分之一也未用下。

拉娜未待郝奇发问，抢先说道：“小妹临来君山之际，哈里曾说近日内将举兵消灭藏王朝，请想想，连藏王尚且不保，王后又岂能例外？”

“说句冒昧的话，不耽心出卖你父亲吗？”

“小妹始终不承认哈里国师是我生身之父，没有他倒行逆施，存心窃国，我也不会自甘堕落。”

郝奇却觉得拉娜这番话，肺腑之言，不失之为善良的一面了。

“小哥哥！”拉娜站起来道：“小妹可要走了。”

“回君山？”

“不错！总不能不找天山书生，玩弄我，利用我，加以报复。”

“千万使不得。”郝奇关心的：“天山书生的功力，高不可测，怎可轻易涉险，以卵击石？”

“放心！”拉娜忽然不大正常的笑了：“大不了再奉献一次，趁他欲仙欲死之际，一指点了天山书生‘死穴’，还愁他不魂登鬼录吗？然后……。”

“然后作何打算？”

“赶往藏王宫保护王妃，与哈里势必成仇，说起道理很简单，只因王妃视我如亲生，好处言语绝难形容；最后要强调一句话……。”

“怎样的话？”

“终有一日，拉娜会投入小哥哥怀抱……。”

“拉娜……。”

拉娜已经走了……。

× × ×

郝奇是“百样情怀在心头”，时间不觉早已太阳西移了，既然赶返“采菱船”为时过晚，索性去“岳阳客棧”见见刘诚、铁蛋，免得他们多耽心事。

和铁蛋一见面，方知刘诚也去寻“采菱船”找他去了。

郝奇乃将遇见怜儿经过概略的说了一遍，并嘱铁蛋转知刘诚，三两日必来相晤，共商破敌之计。

别了铁蛋，回到“采菱船”天已傍晚，一入内舱，却见舱房中多了名白发童颜的老太婆。

怜儿赶忙介绍道：“快些磕头，这位就是奶奶——歪医女华陀。”

郝奇连忙大礼参拜，并说谢奶奶成全。

女华陀笑道：“孩子！不怪奶奶用‘回春丹’，促成你同怜儿未成婚先上床吧？”

怜儿道：“怪不得奶奶和老荒唐干爷一样，原来出口同样的荒唐。”

“不要提那个老不羞。”女华陀道：“年轻时不追求我，老的没牙时反而死缠不休，你说恶心不恶心人呢？”

“不叫恶心，是老来俏嘛！”

“死丫头，敢吃奶奶老豆腐，谈真格的吧！吃过奶奶的‘回春丹’效果如何呢？”

“不来了！奶奶坏死了。”

“不坏怎可使你变得更标致，更漂亮呢？”

“总之……。”

“说话呀？”

“人家感激奶奶也就是了。”

女华陀哈哈笑道：“还有你这傻小子哩？”

郝奇连忙道：“除了和怜儿同样感激，还要外加磕三个响头。”

“说说就算了，婆婆不要这一套。”女华陀接着道：“你两个娃儿可注意听着，明天午时老荒唐同梅娘都会来到，他们忙里偷闲，可知为了什么？”

郝奇大喜过望道：“原来干妈也会驾到，究竟为了什么呢？”

女华陀笑态可掬的：“还不是帮忙你们小俩口主婚吗？不然！一个被窝里，卿卿我我，成何体统？”

说得两小面红耳赤，有老鼠洞都要钻进去了。

“还有……”女华陀又道：“成婚之后，并不禁止同房，要知郝奇的‘三合神功’属阳；怜儿的‘碧玉禅功’主阴，如此阴阳调合，则相辅相成，尔后的功力势必大增，只是今晚上，可不许你俩偷嘴吃——乱七八糟。”

女华陀一向说话不拣字眼，显见她也是位放荡不羁的怪人物了。

“报告奶奶！”铃铛提着个箩筐走了进来：“明天拜花堂的东西铃铛已买齐了，另外一桌酒肴也算齐备，奶奶要不要看看？”

“不必了！”女华陀道：“武林儿女，不着重形式，有个谱儿就行了，看来我也该走了。”

怜儿道：“奶奶要去哪里？”

“迎接你那即将要到达的童身证道——梅娘干婆婆呀！”

“是不是还有怜儿的干爷？”

“当然有！他是秃子跟着月亮走——沾梅娘的光，否则，否则，奶奶会迎接老浑球吗？郝奇……。”

郝奇连忙道：“请奶奶吩咐。”

女华陀道：“有许多琐碎小事，可问怜儿，记住，明天正午，交拜天地，婆婆真的要走了……。”

“走”字刚落音，人已不见，郝奇就未看清女华陀由哪里遁身舱外，好快的身法啊！

× × ×

入夜，郝奇与怜儿俨若夫妻，并肩躺在床上。

怜儿道：“奇哥哥！有话要问吗？”

“有！奶奶不是说过有许多小事，可以问你吗？”

“那你就快问，要知天一亮，小妹必须下厨房，煎、炒、烹、炸，准备一桌酒席，好伺候各位前辈。”

“应该的！只是太辛苦怜妹了。”

“哪儿话！前辈们可是为了我们的事啊！”

郝奇道：“一桌酒席，最少坐八个人，有那么多人吗？”

怜儿抬起手指头道：“不妨算一算，梅娘干妈、老荒唐、女华陀，再加上你我和铃铛，不是六个人吗？”

“一桌酒席六个人，似乎少一点。”

“还有刘诚和铁蛋哩！”

“他俩没有通知呀？”

“刘诚大哥来过了，小妹已经告诉了他，刘诚再转知铁蛋大哥，不就八个人成一桌吗？”

“刘诚大哥我怎么未见到呢？”

“你来，他走，不过是分秒之差罢了。”

“怪不得哩！”郝奇话入正题道：“奶奶有没有指示破君山‘岳阳堂’之计呢？”

“有！”怜儿道：“不过奶奶等前辈，全为了主持婚礼，破君山一事，却交给你当统帅，全权处理。”

“这不是打鸭子上树吗？再说天山书生一身毒功。”

“毒功小妹已有应付之策，虽无把握必胜，但足保奇哥安然无恙。”

“怜妹行吗？”

“已得至医奶奶大部分传授，相信对付毒门的二号人物敢称游刃有余。”

“可是奶奶有本事医毒，不一定可以防毒吧？”

“先问你，可知奶奶同老荒唐、干爷隐于天山无名谷有何深意？”

“莫非与研究‘天山毒门’有关？”

“真被奇哥哥料中了，奶奶就是钻研毒门的各类毒药、毒物方潜来天山的，其最大目的却是防备另一毒门的幕后人再次出山，茶

害武林。”

“听口气不是哈里国师了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至于‘毒山’幕后人究竟是谁？奶奶未说，小妹自是讳莫如深。”

“这么说是‘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’了。”

“所以奇哥，未来的责任更大了。”

郝奇有些默然，他是耽心能不能承受此艰责巨任呢？

怜儿道：“再告诉你件非常重要的好消息。”

郝奇愕然的：“哪一方面？”

“破君山之际必有高人协助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奇哥哥可能已经臆测到了，不过必须先和铁蛋疏通一下。”

“为什么？怎样的疏通法？”

“……。”

怜儿用耳语了……。

× × ×

翌日中午，果然要来的客人陆续全到，郝奇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代异人老荒唐，他的打扮令人忍俊不置，冲天忡小辮、开裆裤、大花鞋，他居然抱住女华陀要“乖乖”哩！

“要乖乖”指亲面孔也。

“万事都在其次，填肚皮最要紧。”

是老荒唐开场白，还作了付馋像。

女华陀道：“老死鬼，光知道吃，告诉你，先给干孩子干孙女儿拜花堂，才是你来此地任务。”

“拜过花堂呢？”

“两个‘山’字落一起，阁下也该滚出了。”